H. H. MU
CHINESE LIBRARY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吴孺人輓詩序 禮部郎中惺母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爲之詩詩之與史同于藉善事以鏡來世而咨嗟咏嘆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
朝廷邦國王公距人殊勳絶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閫房帷之間以及伐桒采葛髦笄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業然不列

于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多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墅閭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名姓絕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于詩豈史主于紀大而畧小詩主于闡幽探賾其爲教一而其爲體則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于女史尤要也漢時劉更生善爲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夫之母吳孺人旣沒而士大夫爲之輓歌輓歌者沿于虞殯其樂道善事而存嗟咏嘆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中之懿非

如男子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可以托于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燕栢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爲詩人所希詫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闥房帷麻縧漿酒之間尊養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蟲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之以附于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採而興起幽人之貞也乎余

國史也于序詩爲宜故推本詩之繫乎女史者而爲之序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畮租甑錢貫絲縷豉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畧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

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之異壤九鎭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箘簬淮蠙江龜海錯之織組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盖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襍而畧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叙山川也旣無關於險夷潴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

此事似是陳芳洲語

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餼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不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

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詣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

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册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己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縧棼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羡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

與夫鐍鑰閭丏之守雖其錙銖隱賾而聰明智筭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删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茜萩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

辨於其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

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議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弒君簒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于弒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弒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

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弒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踖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

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鍾鼓無鍾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䞕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因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

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
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
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説一切摧破
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
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
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説有合於君也
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説為能信斯人直道
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
師説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
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

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
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擿之序中盖余
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
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
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
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猒文字
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
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大率峭拔

淸慧能以文章勳伐耀于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往能傚儻瓌恠以露其竒盖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談兵讀韜鈐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嘗北抵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鏑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竒中以是撼貴璫老將而出其槖中之金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時盖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裘南歸乃究意黃老內養之學翺翔吳會與娵娵騷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吶然守柔下簾晝臥人不識其有雄氣者盖鄭君始終若此亦竒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

碧厓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黄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盖暗藏火候以爲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巳鄭君乃以爲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觧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黄石海蟾之流盖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以語我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恠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工師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慴授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爲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爲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爲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斬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

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恠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句稽廩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敎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爲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己失人者則旣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己者則所失者己耳可以勉而補也

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于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爲忠實長者氣温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爲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爲學官然司訓於官爲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爲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爲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儆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

序事詳明文情曲暢

君哉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今之爲蠲災之説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内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爲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爲十然後有司之所溢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

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饑小
饑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
饑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
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
過七而止則是大饑之所蠲又必不能如其分數也
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分數云者
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
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顧
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
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二三耳則是十蠲其七者

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于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葢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葢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箠競行程期轉迫至于一無所貸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囷者虛也注之私囷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齊至于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稅爲司者也君操履脩潔饋遺一無所受

可謂爵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爲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已亥之歲將入京師旣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羡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筭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吕君以督稅爲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筭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吕君之所不

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贏朒而操縱乎貧富予奪踈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爲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饑而不害也已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而同事於吏部後

數年道卿爲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爲
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
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温如良金之藴於礦
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
所不通間或作爲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
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
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虚與之
語非六經之藴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
存諸胷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
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

聞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歧誤之歟故學者必一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耻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

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剩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愜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于是始欲反之于道則力已剩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剩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

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于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其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爲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爲邑所産多竹木名材熊豨異獸柿栗茶荈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爲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絶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衺之人而自老於巖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顓畏吏而簡訟山澤之

稅不待督而入爲吏而簡者旣樂其土風之醕厚
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
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内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
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爲吏也盖凡官於東
南者莫不以宜興爲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龎之風
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押闔旣無以異
於大都諠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爲浮侈與吳會爭
勝山谷之甿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群持木梃
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
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攻於曩時而爲吏者亦苦

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爲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綱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爲政絜已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朴鈎擿以爲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

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亂之改觀易聽而況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兄弟之誼又與宜興與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爲利也其苦身以爲人至于手足胼胝而不敢以爲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者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也爲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甞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

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
蓋以爲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爲己必能爲人也
歟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
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脩者不嘗
幾人而余以爲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于耳目
之所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愼于大或忽于細此僅愈
于贖冒無恥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
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飮食器具而不以爲有司之浚
我以有司受小民飮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爲小民之
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嗚

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爲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来署縣事公曰吾廪祿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爲不賢者地乎侯爲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屋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

獨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爲己而其仕必爲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爲人而其學必爲己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于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爲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爲己爲人之説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爲宜興者也

贈訓導丘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

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
天子至爲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執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離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

鄉大夫有大事從而詢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干責矣于于然飽且臥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爲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

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

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
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
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
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丘君者其
幾於自盡而爲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
身貧而無所繦於利于今之蔌蔌齪齪之態丘君一無
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
薄以爲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
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齪齪者而出乎古古
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

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為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為贈丘君序

贈邑侯王春巖獎勸序

始侯之入覲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鸇得暇即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為此詩

流聞士大夫聞其士大夫之素知余者則曰是戇不
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知侯其素知
侯者則曰是不爲鷹鸇者是不受錢者其譽之者必
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侯之爲邑僅
踰年耳侯爲人悃愊不皦以近名又不善候刺人意
而迎之故當時雖有知侯者然尚少也上之人其知
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恬然而甘之蓋不
汲汲于求知也至是侯之爲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
易于其初者則益以精明于其後其守之不可緇于
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于其終于是上之人其不知

侯者亦少矣其飛章而薦焉與其馳檄而獎焉者屬
而至也夫侯能恬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
然于其薦而獎之者哉而余獨喜爲侯道焉者亦喜
余所譽之盖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獎者御史巡江
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羅丞輩將奉鍾君之檄
而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獎
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而謹也無乃
余所謂不爲鷹鸇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
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于余也
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爲言也近

諂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爲言也必公
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輩乃欲張之以余
文豈以予之言爲有加于鍾君之橵也歟雖然監司
之于其屬也終歲而不一二涉其地焉則多得之于
耳剽邑人之于其令也朝夕而薰焉則多得之于目
注故悶悶之政可以孚乎其邑未必可以獲乎其上
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上未必可以愚乎其邑之人
然則較吏治于上人之口宜不若巷處街談之口尤
爲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
于踰年之前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予

爲妄而信之也矧余譽侯於三年之後與上之人薦而奬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爲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者

9

贈宜興令馮君序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靜與簡之爲逸而憚乎囂與煩之爲勞也靜則可以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

以待其有爲是以神凝而幾决氣完而務濟易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勃磎今之言治者何其轇轕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後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鷄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鍾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蚤夜飭廚傳戒廩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

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呵望懽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脫鞅而疆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讒畏譏之鬪其心雖有强幹之資剸割之才且耗然而眊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毣毣然爲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興地僻以遐賓客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而尊文其人山採而澤漁其食衣易給而徭稅易完

也非有确瘠呰窳剪爪及膚之艱其俗椎朴而尚京
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
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
訟獄盜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爲
君子之所便近者宜無過於此而邑令馮君又所謂
有強幹之資剸割之才者也雖使之鶩於最劇且煩
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況其靜與簡者乎夫
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剸割
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予將踴躍
以觀宜興之政矣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自三十二相至于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旣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爲著而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

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于此乎然則世豈眞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耶然大洋之外絶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盖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于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跬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于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量跬援之間彼

不憚措身于蛟魚之窟而此畫地于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柅第之行而廻其輈于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送太平守江君序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illegible]

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盖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閒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惓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蘄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于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鄉羈於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

其所冒而歷者或絶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群而縻者或侏儒猩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恠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蘄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邪白石江君歙人也乃今爲

天子出守太平當南徼之絶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頽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

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邪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捍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邪抑以

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傑於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

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為之挽而留之于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勳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為之引而致之于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為居者留則居者為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為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于是居者慨

然有羨于去者以其絶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屋
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
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
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温雅純粹行潔而材裕
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
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焉曾不幾時而君謝
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旣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
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
其縻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歸而欲
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

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旣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斷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蹩躠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尙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淸遠冒散儵然絶不以聲利自汚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挑石漱流嘲弄煙月以爲曠達

此文具見先生兵謀

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簒其君貢獻不通

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

逹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驁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散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

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中固與衆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甿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簒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簒人役也其左右之切于兇釁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

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内間因其仇國以爲外掎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

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内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送陸訓導序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爲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乖剌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萇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皦如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删詩定其中聲得三百篇皆被之筦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

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爲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爲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嚶嚶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

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六
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為海鹽
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為是官蓋古司樂之遺
以六詩為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
為教之官竊以為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與
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
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為說然余少
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
鹽之間余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
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艶要眇繁音促節悲

而勒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實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濵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譁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送李令擢戶部主事序

嘉靖甲辰至丙午東南連歲大祲先是爲戶部疑有司之緩于其賦而私於其民於是水旱霜蝗之奏十不一聽而沮抑推勘之令嚴軍儲國需窘乏常在目前而里閭疾苦常在千萬里外于是蠲租發帑之請

十不一得而督責迫促之網密李侯爲武進既遭大祲則計以爲戶部之不信有司非其壅膏以自潤之爲欲而患在不盡知有司之急有司之不見信於戶部非其籍災以庇民之爲罪而患在不盡通戶部之情如使爲戶部者知有司之急則固可越法破例以爲貸而曲全乎有司爲有司者通戶部之情則亦可據法奉例以爲請而無逆於戶部然而有司常冒求於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於法與例之內戶部不能斷恩於法與例之內而亦不能借恩於法與例之外是以其勢常相左然則戶部之不信有司非戶部

之拒有司亦有司之自拒于戶部也今縱不敢望戶部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猶可使有司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爲之計於是日夜搜檢故牘及訪之邑中士大夫家得戶部支運折兌故事絲髮無耗於國而百萬有益於民者凡四五條爲疏以請於撫按撫按以請於朝而下之戶部戶部果以爲便不終礙奏行之自武進一邑得免米若干萬石及東南諸郡邑共得免米若干萬石三數年間東南連遭大祲而民不盡捐瘠壑者李侯之功爲多居久之李侯以政最擢戶部主事夫李侯之爲有司也旣已能辦戶部之

事爲戸部也其必不忘有司之心爲有司也能設以身處戸部之地而爲之計爲戸部也有不能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乎韓退之以爲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余以爲其自同者始於氣脉之相貫其自異者始於氣脉之相壅蓋在周時司徒主國計而州長縣正寔受法焉安有爲有司而不能通戸部之情司徒歛財賄而荒政聚民尤必先焉安有爲戸部而不能知有司之急如今日者乎然而司徒之屬有司救一官寔周旋于上下之間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於州縣以告之司徒而施惠焉是以

長正與司徒氣脉恒相通惟司牧焉是賴今之世無是官而戶部郎出為郡守縣令入為戶部郎則猶有通融之意且國家財賦委之戶部而源于東南諸郡縣李侯佐戶部倘尚書有問錢穀盈縮與國計民力之孰利孰害李侯必且舉所嘗治縣者以對至於異日四方水旱凡有請焉而無不得者必李侯為之周旋其間迆夊助佚三年救災之心雖邑人未必盡知而余獨深知之余亦有見餓莩食便不美之意而樗散無能為力然此意雖鄉人亦未能知而侯獨深知之故於侯之去也不能無言而獨舉所重者為說以致

期望之意且以此心萬物一體痛痒相關人人所同顧有見與未見感與未感耳侯此行會戸部諸英寮時出此卷一觀之則時艱民瘼隱然在目固將有感於斯文云

○葉包庵先生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先生年六十門生若干人相與謀贈先生以言順之諗於衆曰蓋嘗觀於漢儒林傳矣乎漢初六經始出秦火齊魯諸老先生大率各以其意治經凡數十家自是諸生各自名其師説而固守之終其身不敢變一字一句以爲家法又各自以其師

說轉相授受雖支派分擘莫不繩然以世迭譜生徒之盛一家或至千有餘人其傳且十數輩矣猶然名其首傳之人而曰此某氏易也此某氏之書若詩與春秋也在元封間表顯六藝取其說之盛行者立爲博士自餘諸家則或以其無師與無書可傳也遂罷不列自是之後諸博士弟子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至勤人主親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何則對曰臣師某也臣師之說云云蓋其重也若是故當其時經生之爲業也專而篤經師之爲功也尊而信以久今吾包菴先生其古所謂經爲

人師者非耶先生行脩而志潔其於書無不涉也而
尤攻于詩先生治詩且三十年雖一以傳註爲宗然
訓詁名物之外往往能深探古人之精微而發之于
文自邑中諸先輩故多以詩名家至先生乃益精先
生之出邑子以詩爲業者大半多先生弟子先生爲
學者說詩緜聯髮比闢竅開解音節洞朗學者俯而
聽之如身殷周之間而聆猗那關雎之響也先生古
愨自信故其宦不達順之碌碌在弟子中進不能張
大先生之教以行于世退復不能推行先生之說以
淑于人顧獨知守所聞不敢變而已然諸弟子中固

且多顯者若夫精于其業而轉相授受者固已不可籍記矣安知不有以經義爲國家決大議論引師說以對如昔人者乎又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葉氏詩焉然則先生之壽固遠矣若乃壽先生于年齒間不其末歟衆曰然請以爲先生壽

薛翁八十壽序

古者鄉有耆老父兄則率其一鄉之子弟烝烝然皆勸之于善而況于其子弟乎至於後世雖其子弟亦莫有勸之于善者而況于其鄉之子弟乎若此者非古人偏愛其鄉之子弟而今人不自愛其子弟也何者

其爲愛一而其所以愛之之道異也古者貴義而賤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道德仁義也是爲愛之而已矣後世貴利而賤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富貴利達也是爲愛之而已矣嗟乎人情固憚乎趨道德仁義也雖督之弗率也而又不足以恍其父兄之心則將益怠而肆人情固競乎趨富貴利達也雖牽之弗止也而又非此不足以恍其父兄之心則將日銳而堅盖風俗之靡而古道之缺然也久矣非有志之士孰能自拔於此薛君圖南其始之所自爲與其父

始之所以望之者固亦猶夫人耳已而圖南游學于四方得聞仁義道德之説於鄒東郭先生于是惕然有悟快然知遷客之反乎其家則又講求於鄉先生毛古菴與其鄉人朱信夫唐希古之間乃益以自信始欲剥落枝葉歸其本根旣而語其父薛翁曰南也將爲此而不爲彼矣翁亦惕然知始之所以教其子者之非也于是惟恐其子之不爲道德仁義與爲之而不底於成也圖南益感其父之愛已則日夜淬勵惟恐其不爲道德仁義與爲之而不底于成也吾見薛氏父子之交相成也可不謂能自拔于今之人者

歟於是翁年八十圖南與其弟某欲壽翁而問其詩於余余曰夫古之所謂不朽與所謂有子者可知已且薛氏父子既有聞於仁義道德之說矣則較修短于彭聃殤子之間豈足以爲翁壽而鞴臂曲膝饋饗酳爵亦何足以壽其親也哉薛氏居大椒山大椒耿然在五湖中土狹而人輳其富人則通魚鹽逐什伍之利其貧者鼓刀筆工獄書家爲胥史以機變嚚訟爲常故其所爭不能錐匕而骨肉且反目矣斯固貴利賤義之甚者歟由此言之薛氏父子能自拔于今之人尚不爲難其能自拔于其所居亦足多也夫風

俗之靡也其初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其反之於古也其初亦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夫椒之俗之至於是也吾不知其初孰爲倡之者而其不能反之於古也吾知其惟無有倡之者耳使薛翁之所以望於圖南者繼此而必底於成焉而圖南之所以自爲者繼此而必底於成焉持之篤信而漸之以久彼鄉人之聞薛氏之風者安知不有感而興焉者乎然則異日夫椒五湖之曲有稱鄉先生能風其鄉人者必薛翁矣乎是謂能自拔也已是謂翁之能自壽而圖南之能壽其親也已

雙溪羅君八十壽序

先王所以養老者何其厚而尊也饋漿而酳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總干非無人也天子至自袒焉冕焉而爲之天子事老者蹴蹴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無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衎衎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若然者豈先王以爲天下之子弟不足以尊事天下之老者而至于以身代天下之子弟之役哉盖王化必始于孝弟而孝弟之行于下非自上率之不可則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周衰而此禮廢矣絳縣老人

有白首而從征役者雖洙泗禮義之鄉至于齗齗然少肩其老老下其少而莫之正也由此言之則自諸侯之國鄉黨之間亦不復知齒之可貴矣而況于朝廷之上哉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于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得尊于鄉蓋其勢之使然歟老者于古今誠未有以異也尚不能不隨世爲貴賤如此而況於懷珍抱器之士又安得不貴於古而賤於今也歟此君子所爲深嘆乎古今之際也夫後世天子之勢益尊而欲其屈體以事匹夫之老者如古之時其勢誠必不能然而老者固鄉人耳以鄉之少者而讓乎鄉之老

者使少不肩其老老不下其少力役勞苦先少者飽煖安逸先老者此不過以鄉之人而讓乎其鄉之人耳豈亦有不能者哉然而自周之衰旣已不盡然在後世其又何說則是老者旣不尊于朝又不尊于鄉獨所謂稱壽之禮今鄉人行之而不廢也夫稱壽不過飲酒獻酬之間其爲禮至末也然而爲子弟者曰吾父若兄　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爲鄉人者曰吾鄉丈人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是尚齒之遺也以此意推之老者其亦可以尊於鄉矣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豈非飲酒獻酬之間而其俗猶有近古

者歟歙人方生大中從余游求余文以壽其外家樊溪羅君而余不靳爲之言者以爲是尚齒之遺而俗之近古者也君本衣冠之後而隱於商梁宋吳楚舟車之輳無所不游四方名士無所不交及其晩年息機以歸老蕭然一室若不知有門外事者盖方生之語君如此則固老而有行者歟吁有如君者以生於古而親遇三王之盛安知其不在祝鯁祝噎之列也歟柰何使君尊於鄉而已也然而吾猶幸君之尊於鄉也

賀李怡齋封君七十序 代作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旣登將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而匍匐十餘州郡縣綰綬束帶之吏呼吸十餘萬乘城守障虓雄之士鞭箠深箐絶嶠烏言獸面之蠻夷而莫不如志四方之望之也虎峙而嶽聳其入則奉其怡齋封君於內拳韝而鞠跽獻漿而酳爵傴僂而候起居欵客而承色諳宛轉嬉戲於尊

俎衽席間若嬰兒孺子然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
之祿位勳業其後來未知與文惠公孰上下而封君
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
爲蜀人盖歷四五百年而兩家父子起而相望於岷
峨大江之間嘻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
槩不妄進取自爲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
恬靜歸之而文惠出入內外歷典方鎮若斬潮陽殺
人之魚鼇太行不測之險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
其意要歸於忠厚未嘗按黜一下吏人以爲得於秦
公之教爲多李侯自兵曹主事爲御史前後郞署十

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逡巡出就方鎮其
故寮多至公卿者而侯坦然無幾微不平見乎色詞
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
又巡閩所居雖以憲度從事而溫厚博大未嘗作威
福以掊摭刻峭爲能及爲副使則益鎮以清靜數千
里內吏承寧一之化民荷悃愊之仁軍戴醪纊之賜
而蠻夷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嚮於亭徼之外然則
侯之行己蒞官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祿位之同不
同有不足論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之所
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異於秦公之所以教也于

是封君年七十有二適余婦翁唐君某守永州承侯之化而知教之有自也則數千里走書命余文爲封君壽余先君與侯爲同年封君余大父行也道遠不能走賀堂下嘻倘余得走贄下而見侯之侍立左右將有跼蹐求去如秦公之客者乎

陳封君六十壽序

封君年六十而王君懋中爲說以贈之其論黃冶變化非老子事信矣至以老子爲長生久視之學而謂其與吾儒不類則亦未爲得老子之精者吾以爲老子之書其爲旨也闔而與其象于物也曲而賾故讀

之者卒未能解然世多稱老子爲養生家則不過以
其玄牝嬰兒之說爲魏葛諸人所勦襲而云耳若是
則以奇用兵固當屬之兵家而翕張予取又當爲縱
横家耶然則老子之言其亦厖矣莊生以吐故納新
熊經鳥伸歸之彭祖絶不及老子其論老子開風土
古之道術又絶不及長生吐納事明老子彭祖各自
爲一家不相入也黄冶變化非所以語老子而長生
又視亦豈盡老子之精也哉盖孔子西遊而見老聃
有猶龍之嘆而聃之言曰良賈若虚盛德若愚以是
参之其所著書多相貫穿出入乃知老子之旨固在

於此至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爲天道之所虧益人道之所好惡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福禍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其於老子亦有同乎否耶老氏長生久視之學余不能信而其謙虛不爭持滿守柔以遠禍邇福則老氏之所長而儒者不能易也故嘗以耳目所及質之大易老氏所稱吉凶禍福眞若執左券以要于後者夸詡之子一旦逢機藉勢氣滿而意得極其力之所可獵取漁奪而窮其志之所欲馳騁矜耀居則盛歌舞出則後僮騎狼藉閭巷間閭巷之人曩與等夷者莫不奔走伏謁喘汗不暇然曾未幾而景響

鎖歇所謂伏謁喘汗閭巷之人且將徘徊乎其[illegible]
曲池之間相與追其盛而詫乎其衰以寄耳目所及
若此者幾何人矣豈其倚伏乘除之數物理固然而
不可逃歟其無乃驕汰盈溢犯大易老氏之戒然後
至于此歟余觀封君其貌侻然而斂其氣藹然而温
其裏坦然而無所營豈所謂君子終吉而持滿有道
者耶老子長生久視之學余雖未知封君之有得焉
與否而其謙虛守柔則竊疑其出於老子封君其以
余言爲然耶爲不然耶

陸慎齋先生壽序

走曩以童子侍先生先生授之書課之文字觀其進止動靜往往奬嘆以爲遠器是時先生方日夜治經史綜百家之言期以奮乎身而措之事業然竟齟齬而走也竊先生之口説數年遂以經中第爲翰林未幾而拙疾罷歸時先生尚留滯庠序中比走起爲春坊再罷歸而先生亦已去其業而老于家既獲拜先生于環堵間因復思童子從游時事奄忽二十餘年則先生既颯然成翁而走亦且髮種種矣先生既齟齬以老走亦旅進旅退於是既爲先生抱井渫之恻而又深以自媿有負乎先生國士之期也雖然古所

謂鄉先生者非其祿與位之謂也古者耆年道藝之士尊則爲三老五更以爲王侯之師下不失爲閭胥族師以教誘化誨其鄉人是以雖居無位之地而各有以致于用先生志行愊實其取與有狷士之節今年益高行益脩而益以信乎其鄉縱不得爲老更其所以式是鄉人宜不在古閭胥族師之後然則先生之自致於用固在此而不在彼歟且夫世固有屣顯赫之位而身妾婦之行瞿瞿然終日伺人面目爲喜戚至於腰脊傴僂老且疲矣而不知止先生少而讀書老而投閒邈然自足於隴畝而一無所俯仰于其

外兩者相較豈得以此而易彼耶走雖駑拙無所樹立于世尚幸以山中餘力因先生早歲之説以上泝古人為學之大方冀洗滌宿愆而自洲其身然則所以報國士之期者固亦將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年六十其子維新來請文維新好學能繼先生之志者也遂次其説以授維新使持以為先生壽而因以自勗又以勗維新云爾

巽峯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待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器而道之為

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即古而今之爲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即經而心之爲至也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咏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爲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

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旣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旣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爲吾心

耶故即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爲之說曰盡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

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爲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
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爲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
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
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
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
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
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爲滯也其殆有見於
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
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
於羣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

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即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顒顒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敝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

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送柯僉事序

承天故郢都據江漢上游扼襄沔荊鄂之喉自古為巨鎮今

天子起漢沔則承天為湯沐邑且　先帝寢陵所在

天子既肇建園邑備規制金椎之藏焜燿山石將與紫金　天壽相望無極故其地視昔尤重于是撫按之臣請于　上曰承天故荊南巡屬地遼闊守巡吏歲不能一二至且權分非所以重寢園也請自為一道

劄沔陽隷之設守廵吏各一人詔報曰可其以承天爲荆西道鑄印置吏如所請而柯君遷之自戸部員外郎擢拜按察司僉事奉　勑往廵其地柯君以學問幹局顯郎署間及是行士大夫皆以爲荆西得人也其友人武進唐某送而謂之曰柯君知斯職之不易乎盖在漢時諸陵邑習俗龎雜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爲選用强察能治劇吏以坿循而芟薙之其所以銷奸萌擁護陵寢之計甚至然是時諸陵邑近在輦轂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險又楚人呰窳無積聚以剽悍相皷扇其習俗視漢時諸陵邑何

如也顯陵之工爲費鉅矣去年楚大饑流人聚而藪於承天左右僅者日幾何人丘墟之間刳而市其胔可謂廩廩夫以杼軸既空之後而斂之以日溢無限之費以轉徙罷弊之人而率之以趣期就辦之後此在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難矣況于呰窳剽悍之俗乎欲以銷奸萌護陵寢安得不深慮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柯君其無忽也哉

○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恭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

其競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冀與懼相持於中則其勢不得不矯强而爲廉其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而世遂以全節歸之其或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既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如蹉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既已絕望萎然志銷而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縮腹鏤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爲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雖然此猶自其既壞言之也方其刻意爲廉之時

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爲名而得之足以爲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爲名而得之不足以爲罪則錐刀有所必筭人見其千金之捐乃其奇節而不知錐刀之筭其眞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郭侯治吾常以平易豈弟與民休息爲政而尤以清苦繩約自律余始見侯如是則亦以爲今之所謂廉者耳徐而與侯

處聽其議論察其志之所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謂廉
者也侯性本澹泊苦猒紛華又嘗講於歐陽南野先
生蓋知從事於無求飽無求安之學者嘗言曰我蔬
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裀則寢乃安紵裀則寢不安
其奉身率如此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侯蓋
古之廉者也聞侯之夫人亦樂於糲食敝衣與侯所
嗜好無異然則古之廉者猶或不免於室人交讁于
是益知侯之爲難能也侯居常三年陞山東副使以
去侯之僚霍君宋君裘君與其屬趙尹楊君徵余文
爲侯贈夫侯之廉人既已盡知之而奚侯乎余之言

耶雖然余知侯之廉非出於慕與懼而方其爲守則猶在有可慕有可懼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矣侯之廉猶是也而後人信之曰侯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烏得無言乎

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七